

“银脚板”

■ 章熙建

几公里，就遭遇了这场险情。

鞋子定然是被子弹打飞，落进了溪流中。可溪流湍急，这会儿鞋子会被冲到哪里呢？

好不容易捱到天亮，肖力雄走出密林，赶紧顺着溪流往下找。终于，他在百十米外的弯道处，看到布鞋正挂在一丛倒卧的树枝上。可跳进水里抓起鞋一看，他却傻了眼——鞋底大张着口，5块银元荡然无存。

银元一定就在附近！他仔细往下游找，果然看见清澈的溪水中，阳光映出几道明晃晃的亮光，正是那几个比性命还金贵的宝贝疙瘩！

他小心翼翼地把银元一个个拣起来，紧紧地捂在胸口上。

二

月色清冷，万籁俱寂。

肖力雄重新将银元塞进布鞋，可钱包丢了，他只得把布鞋糊上泥巴，包上箬叶揣进怀里。完成这件大事，他才解下绑腿布包好伤口，脱下左脚鞋子跪在右脚上，再用原先装银元的布囊套在左脚上，撑着竹棒，一瘸一拐地踏上了羊肠小道。

临近晌午，正要走出一个山坳口时，前面突然传来敌军盘查行人的叫骂声。原来为追捕失散红军，敌人连山间小道都设了哨卡。肖力雄索性避开道路，专拣人迹罕至的丛林山谷，向着东边一路走。

摸摸索索走了一夜，饥饿与寒冷令肖力雄几近虚脱，可怀里的布鞋不时戳着他的心口，仿佛在催促他继续赶路。又走到了傍晚，肖力雄顺着炊烟寻到一间茅屋。他刚对坐在门前纳鞋底的大娘喊了一声，就眼前一黑栽倒在地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肖力雄醒来了，他下意识地一摸怀里，猛然坐了起来——他的怀里空空如也，连那身血染的军装也换成了粗布蓝褂。

听到竹床“吱嘎”一声响，守在门口的大娘连忙奔进屋。看见肖力雄一脸焦急的模样，大娘赶紧指着墙角的箩筐说，你的金贵物件，都收在稻壳里呢。

接过大娘端来的苞谷糊，肖力雄向门外警惕地四下张望一番，此时已是第三天晌午，山坳里只有山风在呜呜低吟。吞下一大碗苞谷糊，肖力雄身上顿时有了力气，见门口有一堆树疙瘩，他便抓起屋檐下的斧头，去给大娘劈柴。

后来，肖力雄跟大娘借了副针线，又将银元缝进了布鞋。见他穿着鞋走得飞快，大娘夸他有一副“银脚板”。

临行前，大娘拉着肖力雄的手说：

“我的娃儿跟你一般大，前年跟红军走了，昨夜我还梦见他回来了……”肖力雄握住大娘的手，用力攥了攥，“大娘，我帮你去找儿子。如果找不到你儿子，等胜

将，你才能重新飞上蓝天，找你的伙伴。”小张就这么说着，始终没有停止抚摸白鹭的背。他不敢用手碰它的翅膀，怕撞疼了它的伤。白鹭不闹腾了，老老实实地让小张包扎伤口。

白鹭通人性，它在失去飞翔能力后，挣扎着以最后的体力坚持走进了军营，在红旗下喘息着。

看着受伤的白鹭，兵们轻手轻脚围上去救它。战士史军祥把它抱到屋檐下，它一点也不挣扎。大概就是从那一刻起，它成了连队的一员。

战士们看着白鹭血迹斑斑的翅膀，心疼极了。当务之急是给它把伤医治好，让它重新展翅飞向碧蓝的天空。

这只白鹭能否活下来，成为卫生员小张肩上的一副重担。小张给它清洗、包扎伤口时，闻到一股火药味，是枪伤！他想，肯定是有黑心肝的偷猎者伤害了它。这些年，黄河源头这个“天然野生动物园”受到国家重点保护，偷猎者不敢明目张胆地猎取野生动物，但是冷枪不断。这只白鹭能从偷猎者的枪口下逃生，实属万幸。

小张给它清洗伤口时，也许是药水刺疼了它，它扑腾着身子想挣脱，发出惨叫声。小张轻摸着它的背，对它说：

“白鹭，听话。我是给你治伤，等伤好

了，你才能重新飞上蓝天，找你的伙伴。”

小张就这么说着，始终没有停止抚摸白鹭的背。他不敢用手碰它的翅膀，怕撞疼了它的伤。白鹭不闹腾了，老老实实地让小张包扎伤口。

白鹭通人性，它在失去飞翔能力后，挣扎着以最后的体力坚持走进了军营，在红旗下喘息着。

看着受伤的白鹭，兵们轻手轻脚围上去救它。战士史军祥把它抱到屋